

醉诗，醉酒

林焕彰（台湾）

诗，我爱新诗
古典的
我也会，读
一点点……

酒，我独爱
58

金门，是我朋友的
故乡；谁
不爱故乡？

醉诗，我的确是
醉了
没有话说；
醉酒，我当然也
醉过
醉过，自然就懂得
不能再醉，
我不能当
酒鬼；喜欢，
小酌，可以
自然，不能天天喝
会喝掉自己
健康的身体，包括一颗小小的
纯洁的心

醉诗，无妨
玩玩诗，玩玩心情
玩玩脑袋
当然，我是很在意的
要时时动动脑筋；
玩文字，玩它
潜藏的深义
如果可以，如果需要
我会把你我
变成我妳，把他她它祂
或它它它
都请出来，大家都好好相聚
天下，这样
不就是太平了吗？
这下，不就是
很热闹很热闹，
有什么不可以？
我可以，你可以
他她，都可以
文字，本来不就是
要你使用吗
你自己的心情，
你自己可以
自我管理
你自己的脑袋，不就是要
要属于你自己的吗？

我，醉诗梦死
不，梦不死
梦，未醒
梦，永远不会醒……
(2024.05.23.九份半半楼)

午后偶感

林少恩（中国）

是花香唤醒了一个时刻
在零散阳光下灰色窗边
抱着像蜜蜂寻蜜的举动
悄悄醉梦于花园的角落
森林前小屋住了狩猎人
他定与万物近距离接触
每个午后时分穿越丛林
依稀漫步澄清河畔渡口
伊人似水勾勒一副夏画
于是他垂钓了自然而然
也许一群群吵闹的麻雀
正演奏午后别样的情感
以及淡淡袭来特殊共鸣

微型诗（7首）

项美静（杭州）

落入尘世的星子

我以黑瞳凝视流白露
在草尖在日出前在你眼中
裂变，释放被幻影束缚的灵魂

墨韵

雪梅倚石
一抹朱砂，烙印
黑·白

清明

疏风卷细雨，梨树白了头
锡纸如花漫飞舞
天堂，人间

空谷幽香

荒径野溪无人渡
春风至，且问
一树桃花为谁开

无题

蝶从梦中醒来，掀开一页日历
只为风中的一抹花蕊
为此，我在东篱栽了一树杏林

读一本新诗集

一支烟的功夫，从封面走到封底
走进一条没有路灯的死胡同
干，害我视力下降到0.1

字慰

流落在朦胧的午夜
指尖在纸上游离
一行隐喻的诗抚平了躁郁的意象

月光（外一首）

白怀岗（陕西）

应该是从李白开始，一轮明月
让所有的回望用同一种方式牵挂

唯有如此清澈的月色，才匹配你
几千年来刻在游子骨头里的
绝世容颜

天地辽阔，光阴一脉相承
适合安置无处寄放的漂泊

星辰，抬眼可见，那么远
清辉遍洒，因了思念，那么暖

能够照亮所有的旅途，很多时候
照不亮一个个疲惫的身影

小村

只有过了紫荆河口，路开始陡峭
山风满含七里香，才算是回了村

鸟鸣，开始比城里更清脆一些
云朵更白一些，溪水更清一些

笑容更真诚，方言也更重些
山歌更酸爽，脾气更暴躁些

草木一年四季换起心思改变
亲人还是一天天活成了父辈

在先人群居的水杉林，挤一挤
每个人便都有了最后的栖身地

贺诗 田心（雅加达）

叶子尖青节节升
竹枝柔曼性坚贞
诗辞崭露立鸡群
集结成书笔意真

涂抹 孟芳竹（纽西兰）

想一个动词和后面连带的部分
骤起的风和一场辩论
还有在心头散去又涌起的雾霭
连同花朵里绽放的春天
神迹一样涂抹了视线
可以更清醒吗
这伪善的美意和真实的疼痛
哪一种神秘的属性控制着
这广阔的人间

涂抹 是存在还是被赐予的词汇
躲不掉的中年忧虑是谁涂上去的
它可以减轻力度和涂上两笔庆幸吗
看光影失去定力
午后失手跌入黄昏
面对溅起的夜色
可以改变期待吗
嗨
请将我的思想 抹去棱角和冰冷
在寂静的深处放入一尾小鱼
她必须是红色的
以便我失去感知时
依然可以看见她游动时
筋骨里的意志
然后再将梦境里的孤独
涂上回声
而它必须是蓝色的呀

一碗饭

白书正（马来西亚）

不管野百合是否枯萎
抑或 菊花不再绽放笑容

政治不是一场小孩游乐场的
胡闹 当大雨淹没了声音时
我就必须以坚持的声音
唱出那首不熄灭的歌曲
最哀伤的时刻
请你张耳倾听 然后
再给我温暖的拥抱

我活着不只为了一碗饭啊
爱国忧民是
活在土地最盛放的玫瑰
不管野百合是否枯萎
抑或 菊花不再绽放笑容
我相信阳光依然与我同在

水 叶竹（印尼）

世界水论坛告诉我们
民生有望
喝到一口
清洁又健康的水

偏偏
有些国家
不守规则
硬把核废水
倒入大海喂鱼虾

开再大的会议
也无济于事
还不是眼睁睁的
看那些鱼虾
和人类
可怜兮兮的喝着
核废水

千岛诗页

第三一三期
2024年5月底

主编：叶竹
诗页电邮：qjandaoshiye@gmail.com
诗页浏览：fengtipoeticclub.com/qiandao/menu.html
千岛日报电子版：qiandaoribao.com/epaper/

“天涯的港湾”始终在前方 雪莲
——怀鹰《诗的漂泊》赏析

当我把自己切割成
一截短短的烛
整个夜空含着泪
为我悄悄绽放
星星燃烧之后凝聚成的
宝石
梦将我
小心收藏
顺着山溪
无声远去……
那儿可有一个
叫做天涯的港湾
等待我扬帆
等待我抵达
我的漂泊
只有海浪听见

怀鹰的诗一般都不长，这首《诗的漂泊》只有16行，算是短诗。

诗一开头写的是一幅“虚拟”的画面。“当我把自己切割成一截短短的烛”，从现实的眼光来看，“我”是不可能将自己“切割”的，尤其是切割成短短的烛，可见这切割的动作，是来自诗人思维里一种很奇特的想象。这想象化成一把刀，从而将自己切割，为什么是烛而不是别的？我想，诗人大概是从李商隐的“蜡炬成灰泪始干”中得到灵感。

这样的切割或许是一种“自我牺牲”。

果不其然，诗人变成了短烛之后，燃烧的时间越发短了，诗人的“自我牺牲”感动了夜空。于是“整个夜空含着泪／为我悄悄绽放／星星燃烧之后凝聚成的／宝石”。夜空所绽放的不是星星，而是“星星燃烧之后凝聚成的／宝石”，这颗“宝石”比星星更璀璨、更晶亮、更有诗意。因为它是“星星燃烧之后凝聚成的”，除了有星星的特质，更是星星的结晶体。诗人的心可比宝石，从烛到宝石，是一个波澜壮阔的过程，可诗人省略了那个过程，直接跳进结果的状态。

怀鹰的诗经常都有这种跨度极大的空间感，但几乎不留痕迹的自然过渡，让诗呈现一种清明的“纯度”。

“梦将我
小心收藏
顺着山溪
无声远去……”

原来那是一场梦，诗人自己揭开谜团。梦将诗人小心的收藏起来，为的是不让那种眩目的锋芒在世人眼中展现，诗人只是想“顺着山溪”，然后“无声远去”。诗人淡泊名利，虽然诗人把自己当成“宝石”，可不愿在这浊世里炫耀宝石的光芒，而是静静的随水漂流，这种高洁的性情与宝石何其相似。

不管是有声还是无声，随水漂流的诗人，是否在寻找什么呢？

“那儿可有一个
叫做天涯的港湾
等待我扬帆
等待我抵达”

诗人还是有所为的，遥远的地方，也许有一个“叫做天涯的港湾”，正等待诗人扬帆和抵达。“天涯的港湾”其实没有界限，没有岸，只是一个梦想中的地方。

“我的漂泊
只有海浪听见”

诗人写的诗，能真正理解和体会的“知音”不多，所以诗人感到寂寞，不管是烛还是宝石，只能说给海浪听。

这就是诗的漂泊，漂泊的诗，它有时像烛，有时像宝石，生命的追求在于“扬帆”和“抵达”。诗人不断的扬帆，不断的抵达，那“天涯的港湾”始终在前方。